

近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WSBK)葡萄牙站实现“双冠”,引发欧洲摩托车业界高度关注。葡萄牙资深摩托车赛事专家鲁伊·贝尔蒙特将这一成绩称为中国品牌进军高性能赛事领域的“转折点”,认为这证明了中国制造正不断提升技术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WSBK是由国际摩托车联合会于1988年创立的世界级摩托车赛事。与世界摩托车锦标赛(MotoGP)原型车体系不同,WSBK赛事的最大特点是参赛车辆基于量产车进行有限改装,因此被誉为“赛道上的车展”,是摩托车制造商展示量产车技术实力的重要舞台之一。赛事分为多个组别,“张雪机车”此次夺冠的WorldSSP组属于中量级组别,该组别长期以来由欧洲和日本厂商主导。

贝尔蒙特于3月底在阿尔加维国际赛道现场见证了“张雪机车”夺

葡萄牙专家—— “张雪机车”夺冠折射中国制造升级

冠。他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表现标志着WorldSSP组别的制造商竞争格局出现重要变化。“我们从未见过一家中国制造商在整个比赛周末占据这样的统治地位。”他说。

贝尔蒙特认为,这一成绩的意义不仅在于胜利本身,更在于其象征意义。“依靠自有车手和车队,这些胜利证明中国品牌能够在现代摩托车运动的世界高水平赛事中参与竞争并取得胜利,”他说,“这就像一枚重磅炸弹,改写了原有竞争格局。”

贝尔蒙特说,“张雪机车”无论是在赛事体系还是欧洲市场中都属于“新面孔”,这使其成功更具冲击

力。在贝尔蒙特看来,这一胜利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整车性能、车手能力和车队执行力。“赛车、车手和战术全部到位。即使出现失误,他们也能迅速调整并重新夺回领先优势,这正是赢得这一层级比赛所必需的能力。”

除比赛成绩外,贝尔蒙特认为,这一突破还反映出中国摩托车产业转型升级取得积极成效。“过去,中国摩托车品牌在欧洲常被视为以通勤车型为主的低配置生产者,但这种认知显然已经改变。”

贝尔蒙特表示,中国企业正持续提升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不断

加大在发动机研发、轻量化材料以及性能优化等领域的投入。如今,中国摩托车不仅在亚洲市场具有竞争力,在全球市场的认可度也在不断提升。

“在技术、设计和性能方面,它们正达到国际水准,可靠性和制造质量也显著提升。”贝尔蒙特说,在部分领域,中国车型已能够与日本品牌同台竞争,甚至实现赶超,同时仍保持较高性价比优势。

贝尔蒙特还强调,传统制造商已无法再低估中国竞争对手。“他们必须认真对待中国品牌。中国品牌提升速度非常快,特别是在与经验丰富的团队合作时,这种进步尤为明显。”

展望未来,贝尔蒙特对中国品牌在多个摩托车赛事领域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中国很可能在多个细分领域成为重要竞争者,这只是时间问题。”

在贝尔蒙特看来,“张雪机车”等品牌的崛起,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认知的深层变化。“中国摩托车品牌已不再被视为低成本生产者。我们正看到一批更加先进的中国制造商进入全球市场,开发大排量、高性能产品。”他说,随着“张雪机车”在赛事中取得突破性胜利,欧洲车手和消费者正在重新审视中国品牌,中国摩托车产业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摘自 新华社

张雪,妈妈眼里的鬼灵精

一

葡萄牙阿尔加维的风裹着引擎的尖啸,撞碎半个地球的沉寂。

2026年3月28日,WSBK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张雪机车820RR-RS冲线的瞬间,计时屏定格——领先3.685秒。在毫厘定输赢的顶级赛场,这不是差距,是碾压。

成立未两年的中国品牌,击穿了杜卡迪、雅马哈、川崎盘踞数十年的壁垒。次日,同一台车,再夺一冠。

张雪在台上挥舞着五星红旗,哭得像个孩子。

我盯着视频,没出声,眼泪一直忍不住。

二

我儿小名苗苗,1987年夏,生于湖南涟源白马镇桃林楠竹山村——我的娘家。

这孩子生来一脸灵动,眼珠子一转,全是琢磨不透的机灵劲儿。外公外婆疼,舅舅们护,村里的堂外公外婆堂舅堂姨也爱他。后来苗苗在怀化办婚礼,楠竹山的亲友去了一整支队伍。

为了生计,我需远赴海南工作,苗苗便由爷爷奶奶悉心照料。粗茶淡饭的日子,好吃的全留给他。奶奶呼他时,音声里都藏着疼爱,爷爷看他,眼角褶子全盛着笑意。穷山村里的偏爱,是他童年最暖的光。

长大后他对老人极尽孝心,看病住院院亲力亲为,从不含糊。

三

我在海南一家报社任采编,那时候薪水不高,自己省吃俭用,剩余的还能承担两个孩子的读书费用,也悄悄存些钱在奶奶手上,以便不时之需。

寒暑假,苗苗和妹妹张娅大多会被接去白马,在外公外婆家度过。妹妹自小护着哥哥,吃食分他,零花钱全给他。兄妹情分,是打小一点一滴攒下的底气。

苗苗胆大、手快、好动,异于常人。大舅的凤凰牌自行车,外婆的上海牌缝纫机,书桌上的闹钟,雕花床的木饰——凡他触手可及,无一不拆。

家人从不苛责,由着他拆解、探究。

苗苗上学前班那年,我请假去探望两个孩子,途经麻阳高村供销社,看见一辆漂亮的儿童自行车,标价180多块。当年算是很贵了,我在自行车旁站了一会,还是买了。他见到车时,所有欢喜都写在脸上。

可等我再去,那辆崭新的小车已被他拆得面目全非。

那时我不知道,这辆小小自行车,是他与两轮宿命的第一个伏笔。多年后他在日记里写:眼里只剩那辆车,推着它在村里疯跑,是童年最亮的光。

四

初中毕业那天,他平静地说:“我的爱好,是修摩托车。”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学徒不久,他和同伴驾驶修好的摩托上街,撞了人。无人撑腰,对方索赔,他尽数应下。那一次,我为他付了三万多的“成长费”。

自始至终,我没责骂一句。孩子长大,本就要有成本。

他悟性过人,学徒未满便要开店。我应了。知子莫若母,我懂——开店只是起点,他心里装着更远、更险的路。

五

张雪做事很有主见,他向来少与我细说。

追记者那件事,他只轻描淡写提了一次,没告诉我冒雨追了一百多公里,没告诉我浑身冻透、嘴唇发紫。创业时每日劳作十五六个小时,年休不足六天,他不提。儿媳晒出借钱记录,我才知那些日子他难到什么地步。

所有苦楚,我都是从网上知晓的。心揪着疼。

2006年,我陪他去北京参加摩托车山地赛。赛场混乱,我远远看见有人连人带车摔出去老远,心悬到嗓子眼。直到广播里喊出编号,我才惊觉——出事的是我儿子张雪!

待救护担架赶来时,他和车却已没了踪影。

赛事结束,他一瘸一拐走到我面前,轻描淡写:“摔倒后脖子不能动,其他地方还好,我就把脖子扛在肩上,硬

是把全程跑完了。”

我又痛又气,那一刻真真切切动了让他改行的念头。可看着他眼里不肯熄灭的光,那念头转瞬即逝——我舍不得掐灭他的热爱。

2016年,我抵押房子,贷出55万元。我懂机车行业特烧钱,却仍愿为他的梦赌上当家。孩子开口要钱,我从未说过“不”字。几百、几千、几万,直至那笔55万元。

妈妈的钱,和别人的债不一样,是可以不用还的。

他今日的成就,源于热爱与执拗,亦有爱人相守、妹妹相扶、师父投业、贵人相助。张雪最感激的,是湖南卫视记者易军。

2006年,十九岁的张雪反复致电节目组自荐。易军驱车十小时翻雪峰山而来,初见觉他寻常,欲收工。

张雪没退。骑一辆破旧旧摩托,冷雨里追着采访车,百余公里,三小时,浑身湿透,牙关紧咬。

那股死磕的倔劲,打动了节目组。那期报道,为他推开了一扇门。

六

从十四岁的修车学徒,到WSBK冠军缔造者,张雪走了二十余年。

摔过无数次,输过无数次,被质疑、被嘲讽、被看轻无数次。从街边修车铺到职业车队,从合伙创业到净身出户,从零开始,以自己之名立一个品牌。

赢了,荣光归己;输了,咎由自取。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一步一步,用命拼出来的。

凯越初创期间,第一辆车上市发布。儿子为骑新车上台表演空翻,因车身太重,练习时砸碎了小腿直骨。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可为了不耽搁发布会,他硬是坐着轮椅上台完成演讲,等活动落幕才去医院。

听到受伤的消息我去重庆看他,正碰上医生换药。那道从膝盖一直延伸到脚踝的伤口,缝合痕迹像一条狰狞的拉链。我全身发抖,呼吸发紧,不敢当他的面哭,跑到过道尽头才让眼泪流出来。医生嘱咐休养至少三个月,他回家只躺了一星期,又骑着车往外跑了。

他惜时间却不惜命。对梦想,他



拼的就是命。

2025年,张雪机车总产值7.5亿元,研发投入6958万元。尚处亏损的企业,砸近十分之一产值于研发——不为眼前利,只为心中那台“中国引擎”。

于是,有了820RR-RS,有了世界冠军,有了异国赛道上高高扬起的五星红旗。

这一刻,他等了整整二十年。

七

夺冠后,张雪在社交平台写:“做一件事,不是奔着结果,而是因为热爱,结果或许真的不一样。”

这不是鸡汤,是他拿命验证的。

八

他在挥旗的那一刻,我哭了。

不是为一路不易。而是忽然看见

在楠竹山拆缝纫机的少年,攥着180多块钱的小自行车不肯撒手的孩

子,初中毕业眼神坚定说要修摩托的少年;

看见北京山地赛场上硬扛着伤跑完全程的倔强,看见发布会前腿骨碎裂仍坐轮椅登台的隐忍;

看见那三万块钱的闯祸账单,抵押的房产证,网上才知晓的、他独自咽下的苦。

看见我能做的不多,却始终信他——

信他的灵商,信他的倔强,信他心里那团火,终会燎原。

夺冠后订单海啸般涌来。抖音粉丝破两百万。易军保存的硬盘,存着二十年前那段影像。他说,静下来翻看,常泪流满面。

一个人二十年的执着,终在赛道上有了最响亮的回声。

二十年前的雨里,那个浑身湿透、攥紧车把的少年说:有梦就去追,因勇敢,故精彩。

他或许不知,这句话会被世界听见。

但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

张雪母亲何琼撰文